

林子

廿七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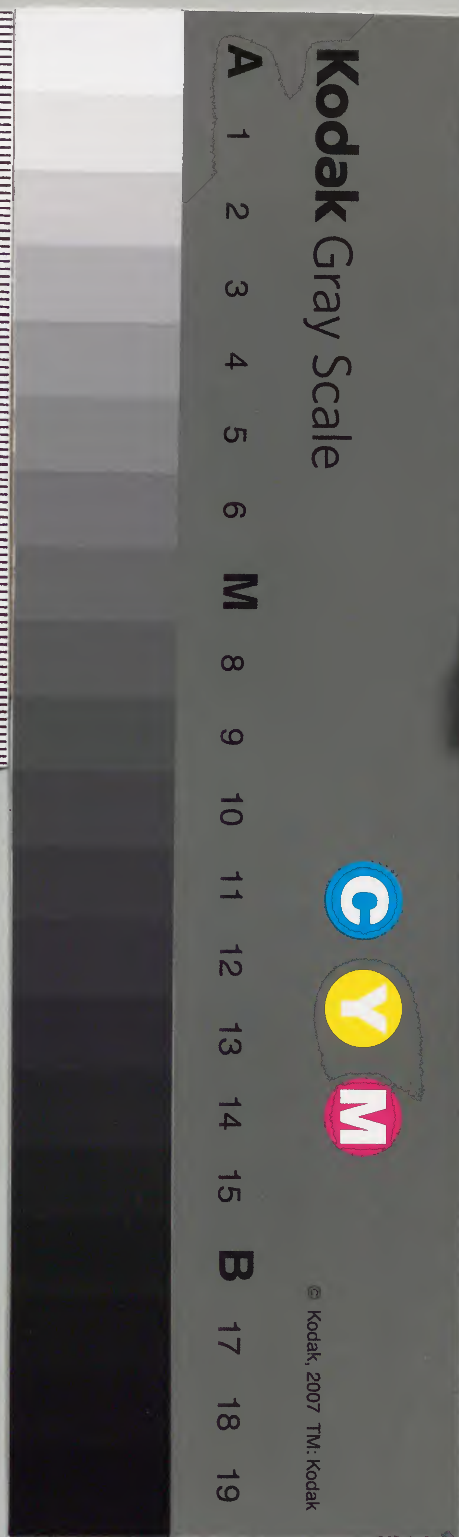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七四	類
二〇冊	架	九二	函
		三四	號

十四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七函	架	二七四
		三四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0 (14)
函號	307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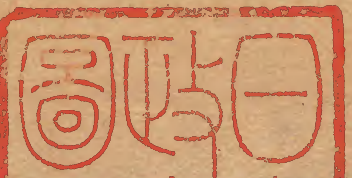
林子

門人 **孫** 與重

續稿卷之一

游昌祖命梓

文稿



林子曰。途人之心。皆孔子也。故宗孔子者。宗心為要。慨自孟軻沒。而孔子之道不著。或求孔子之外。而不原於心者。有之。或知求孔子之心。而不識心之本體者。有之。剽竊分門。互相同異。余竊惑焉。余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爾。蓋余之心。即孔子之心。而孔子之言。不過

林子續稿

卷一

發明余心。而先得余之所同然者。至於入孝
出弟之常。仕止久速之大。處事接物之方。揆
之吾心。皆有天則。况孔子之言。足以爲萬世
之法程。吾心之印證者乎。或問心之本體。林
子曰。至誠之無息。率性之自然也。又問心起
念時。是心之本體否。林子曰。念雖起於心。心
不著乎念。心著乎念。便非真心。既非真心。便
非正念。然則何以謂之正念。林子曰。心不著
念。謂之無念。無念之念。謂之正念。然心之本

體。原無動靜。亦無出入。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粹然至善。本自常明。在聖不爲豐。知之之謂
聖。在愚不爲嗇。迷之之謂愚。孔子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本體常明。人人具足。百姓
日用。知之者鮮。苟能因其一念發端之微。知
而致之。而見之躬行實踐之餘。不昧此心之
良。不失常明之體。信之而篤。行之而著。是亦
孔子之徒也。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卽仲尼之門。之可以語

上者。顏曾之外。亦不多見也。况後世乎。中庸
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蓋性也者。
本體也。若中人以下。難語以性之本體。則不
免強恕以求仁。慎獨以誠意。其殆所謂脩道
之教。致曲之功者乎。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二

時有方生喜談長生之術。欲介陳生道清以
見。而問於陳生曰。先生亦有長生之術歟。陳
生曰。吾從先生遊已有年矣。未聞先生有長

生之說也。然則先生之道何道也。陳生曰。孔
子之道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生每
舉以示人。實未聞有長生之說也。林子聞之。
笑曰。余亦有長生之術。殆爾之所未嘗聞者。
陳生愕然曰。敢問。林子曰。若孔子所謂朝聞
道。而所聞者何道也。豈其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歟。於其不可得而聞者。而一朝得而聞
之。夕死之際。自有未嘗死者存焉。老子曰。死
而不亡者壽。故夕死而未嘗死者。仁者之壽。

死之不亡者也。此余所謂長生之術。乃孔老之所同也。

三

林子曰。釋迦倫屬之常。余於夏語會編等書詳矣。按妙法蓮華經曰。羅睺羅佛之子。又其偈曰。我為太子時。羅睺為長子。及我成佛道。授法為法子。莊嚴經曰。釋迦入宮。坐於殿上。耶輸氏陀羅。携羅睺羅來。稽首佛足。時諸釋種。皆有疑心。謂太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懷

孕。生羅睺羅。於是耶輸氏陀羅。乃出印信。環而群疑。遂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謂羅睺羅處母胎者六年。林子曰。余所信者。妙法蓮華經。及其偈耳。若莊嚴經所謂去國十有二年。鳩摩羅什所謂母胎六年者。皆誕也。或曰。釋迦以手指其妻。遂娠羅睺羅。或曰。指以馬鞭者。亦誕也。

四

三岡主人林子兆恩。避暑於華林蘭若。或有

遺林子以重絮者。林子既受而嘆曰。余每以三教歸儒之說。三綱復古之旨。而思以易天下後世者。殆猶溽暑而挾重絮也。魏生鶴鳴作而言曰。物無不售。時有所俟。而道之顯晦。世之隆污。固有如寒暑之序。迭爲往來者也。若孔子之道大矣。而萬世信之者。是豈特盛冬之有重絮耶。且當其時。晏嬰智矣。猶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非所以先細民也。至於削迹伐木。微服絕糧。抑又甚焉。由此觀之。儒者之道之在春秋。是亦溽暑之重絮也。林子曰。然。余固知重絮之利。非溽暑之所矜也。余將珍襲而筭之以俟時也。

五

余委不能詩。謬將三教要旨。被之聲音。時令諸生詠歌之。亦時與諸生講解之。諸生既已付之刻流。題曰醒心集。又請余疏釋之。以剖折疑義。以直指歸趣。以俾天下後世之人共

知而共聞之。顧余實非其任也。而亦不敢多讓焉。漫摘絕句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俾覽者觸類而通。可槩見其餘矣。然余豈不知竊附儒門者流。漫舉二氏數言而誹毀之。足以聲稱於當年哉。余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實不敢強附以徇人。雖天下非之。而亦有所不恤也。余竊惟治之隆污。學之顯微。繫於聖人。而聖人之生。代天順時。各分司其事。固不必於同。亦不必於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爲

君也。天固以當代之任寄之。中天而興。君臣一德。治既云至。學亦彰明。逮世丁叔季。王者迹熄。於時則爲午之過中。氣運漸微。既已屬陰。此治道之所以不能古若。而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可期於後世也。雖有名世之聖賢。以疏附後先。卒不能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故孔子老子釋迦。爲萬世而生。以開心學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歸而致一矣。今觀孔子之書。似多詳於外。所謂民可使由

之道而外者亦非外也。老子釋迦之書似多詳於內。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而內者亦非內也。故大易之玄微。中庸之奧義。與夫論語一貫無言。大學定靜格致。孟子養氣知天等章。是皆心身性命之語也。較之二氏有何差別。但後世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每以威儀文詞之粗迹求孔子。遂以孔子之道專在於外也。夫既以孔子之道專在於外。則二氏心身性命之語。豈能探其精微之旨耶。而二氏

者流。又不以事心為大。而以離塵為高。此道術所以為天下裂。而師各異教。遂分而為三矣。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今儒門者流。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孔子之道不著。玄門者流。知尊老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老子之道不彰。性門者流。知尊釋迦。而不知所以尊。遂使釋迦之道不明。是三門之塞路也。甚於楊墨。而余心性之說。喋喋不已者。亦非徒好辯而已也。銜木填海。怒臂當轍。力

小謀大固。已知其不勝任矣。但余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誠不可不令天下後世共知而共聞之耳。或者以爲三教合一之旨。而必欲與天下後世共之者。何也。林子曰。明德而不知親民。則非大學之道。成已而不知成物。則非中庸之誠。蓋天下後世之人。卽吾人也。而思以易之者。亦吾人分內事也。昔余嘗見岐路間有書云。從東若干里。便到某處。從南西北若干里。便到某處。蓋爲行道者之指迷

也。今三門之迷於岐路也。舊矣。能不示之以康莊大道。忍縱其日趨旁蹊邪徑。而不一指其迷乎。殆非仁人之用心也。或者又曰。天下後世孰不右儒術而左二氏。何今之言。與衆大相違也。林子曰。若以衆言爲是。則塞路之楊墨。未必非也。若以獨見爲非。則不得已之孟子。未必是也。况余心性之說。質之孔子。老子。釋迦。無不同者。又奚必天下後世之人。是徇耶。或者又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

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
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
知性。便謂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脩心
煉性。便謂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
了性。便謂釋門之異端也。嗚呼。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遠也。亂三教之道。若此其甚也。如有
能闢三門之異端。以明得一之源委。使天下
後世。諸凡高明之士。無不盡知此不可知之
道。諸凡至愚之民。無不率循此可使由之道。
謂之有功於古之聖人。而嘉惠後之學者。可
也。揚子雲曰。後世有揚子雲方知之。是揚子
雲欲以一部太玄經。見知於天下後世。而非
為天下後世以開群迷之路。以紹先聖之統
也。但余之心。必欲使天下後世。無不共知共
聞此三教之理。然後余心始安。若必區區於
後世之有林兆恩者出之。知我也。豈余之心
哉。

六

余惟以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真儒。而孔子復生於世耶。至於二氏者。流專以離塵超俗為高。不以嗣續綱常為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詭不異。是亦儒者而已矣。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妻。

已矣。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妻。妻孥。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屬綱常。以為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竝時兼脩。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徧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解舍。邵堯夫四十始婚。而生子。

者。次也。故二氏者流。能不迷於荒唐之謬。以屬網常。而爲儒者。儒門者流。能不溺於支離之習。以盡心性。而爲真儒。則千聖一心也。三門一教也。夫道一而已矣。烏有所謂儒道釋之異名哉。苟爲道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道。爲釋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釋。爲儒而有異乎孔子。則非真儒。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旣失真。又以己之私

志。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於詭怪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弊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取數卷。而數卷之中。其所註釋之者。又多失作者之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襍之言。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况就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書之武成。惟取

二三策而已。又况註疏之支離。意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儒者之道者乎。故小弁非小人之詩。雲漢非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道。解經而失經者。天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性之徒者出焉。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矣。蓋三教之書。而三教之聖人都從心性中發出來爾。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夫焉有心性既明。而註脚反有所不達邪。

七

仲尼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黃帝老子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釋迦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至於途人及諸至不道者。亦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夫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者。常明也。論語曰。多學而識之者非也。予一以貫之。若不知一貫之旨。而惟多學而識焉。亦是馳志。亦是弄精魄。卒使常明之本

體不復常明矣。然本體本自廣大。以萬物爲體。與天地同量。特人不能致其廣大。斯狹小矣。今儒門之於二氏者。流也。遂將悉其人而驅而遠之乎。抑將語之以大中至正之道。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不吾信也。而後驅而遠之乎。殊不知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亦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焉。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者。二氏者流也。今於二氏者流。而不語之。大中至正之道。卽以其斷棄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驅而遠之。則是立已於峻。豈而且招。而不知本體之分量。本自廣大。豈所謂成已成物之學。而爲聖功之全者哉。

八

初學之要無他。事其心而已矣。事心也者。以心爲事。操而存之。使不亡也。故儒者之入德。道家之築基。釋氏之新戒。皆初學之功也。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初學之士。徒有行遠登高之心。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

怒。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不曰欽厥止。而曰安汝止。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躡等而進。斯乃初學之士。所宜循序而漸進也。

九

昔余棄去舉子業。退處山中。不免以道術舉業。岐而二之。然舉業正所以明道術也。夙夜之所莊誦者。非聖人之遺言歟。夙夜之所講明者。非聖人之微旨歟。反求心身而躬行之。是亦道術之一助也。今諸生其依此明經條約。時而習之。以自考也。果能涵泳義理之精微者乎。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者乎。幸而得第焉。能不自以為喜者乎。不幸而失利焉。能不自以為悲者乎。以此應迹。常自反照。其為心身之益。道術之助也。不既多乎。凡我諸生。戒之勉之。

十

或曰。釋老談性命之理詳矣。而孔子則罕言之。何也。林子曰。孔子之言。爲世間者道也。故詳於綱常之大。釋老之言。爲出世間者道也。故詳於性命之微。或者又以欲群道釋者流。而綱常之。以歸於儒。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以擴孔子之教。而更大之。固爲世間者道也。乃今飄然於雲水之外。而不復有人世之思者。又何也。林子曰。余旣不能明綱常之大。以善世。復不能闡性命之微。以出世。余惟漫興於雲水之外。以終吾身已爾。

借借室

岐雲主人林子兆恩。每欲群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托。空言。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乃今老矣。更不復談三教。亦惟寄跡巖穴。以了心身性命之學。遂辭友生入榕。乃借金洲僧地。僅丈構室。金洲在岐山洪江之心。古所謂水中可居者是也。而丈室獨處。則心與境而俱靜矣。或謂之借借室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洲

以構室借室以棲身。借身以藏神。莫非借也。故謂之借借室。夫既曰借借室矣。而又曰主人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神以主此身。借身以主此室。借室以主此洲。莫非主也。故謂之主人。但不知主而借之。亦不知借而主之。亦不知主可借也。亦不知借可主也。亦不知借其所主。亦不知主其所借。亦不知借而非其主。亦不知主而非其借。但借借也。借亦主也。主主也。主亦借也。於是岐雲主人紀其言於

金洲借借室。

亦借室

虛庵主人林子兆恩。復以金洲之棹流者衆。遂別借借室。而飄然寄跡於山雲水月之間。所謂到處吾家。天地爲宅。是亦借也。然萬形皆斃。四大亦假。卽此一身。庸非借歟。是故古之君子。達則借其身以爲生民之寄。窮則借其身以爲斯道之宗。養其身以有待。存其身以有爲。其王龍門所謂存我以厚蒼生者。美

哉公旦之為周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借其身之謂也。若必以其身為借焉。則身乃我有。寔惟父母之遺骸也。固不可謂之借。若不以其身為借焉。則身非我有。是特天地之委形爾。亦不可謂之非借。要之未生之前。此身何在。既死之後。此心何依。今惟借此百年之身。以遊天地之內。而到處是家。則亦莫非室也。則亦莫非借也。故謂之亦借室。

奉答大將軍戚南塘公

兆恩生平所談三教載之書甚悉。而犬馬之齒。今又五十一年矣。初春曾既辭諸生。以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遙之樂。其所謂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遙之樂者。不知有遊。不知有樂也。夫既不知有遊。不知有樂。則其所以遊。所以樂者。不必於遠。不必於近。不必於去。不必於留。不必於山林。不必於城市。今日住此。始知其在此也。明日往彼。始知其在彼也。若必於遠。近去留焉。若必於山林城市焉。即非

遊方之外。逍遙之樂矣。若昔日先擬今日之所之適。或今日預知明日之所飄往。即非遊方之外。逍遙之樂矣。以此而老。以此而終。更不復授徒。更不復談三教。不知公以為何如。

豫撰壙誌 并殯葬禮節

裏襯

網巾 蓋面 白綾 握手 白綾 衫 裙 褲

長衫 襪 俱布

巾服

三網巾 五常雲頭鞋 褶子 色絹前三 褶後五褶

幅巾 深衣 白綾 大帶 五色條 垂一顆 履

小襖

衾 白布 襖布

大襖

衾 白布 襖布

冒

青絹為之

棺

木子 讀書

卷一

六

內紅色外黑色

銘旌

布為之題曰

明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柩

墓

在文賦里石門山。林子兆恩。豫自誌其壙曰。嗚呼。自古有死。死亦何憾。但生平之所。以孜孜汲汲。以闡明夫三教。歸儒宗。孔之旨。與夫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大者。不知

至死之期。果能信於天下乎。否耶。又不知余死之後。而萬世而下。果有能知而信之者。辟道釋而倫屬之。以歸儒宗。孔以扶植此三綱乎。否耶。夫以七尺之軀。而慮天下之大。百年之近。而謀萬世之遠。及至豫讓壙誌。乃始覺悟。而自哂以為愚也。生於正德丁丑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墓在石門山。石門山。林子兆恩先代族葬之山也。春風秋雨之候。得以日夕侍立我祖我父

之側。得以奉伺。所樂所嗜。居處笑語。不殊少小過庭之時。此亦死中之一大幸也。紀夢豫草遺囑與諸生

辛未初冬。魏生鶴鳴嘗夢

上帝遣請余歸。復令有主此三教者。夫三教之旨。余既詳之矣。而其復主此三教者。必其達而操宰執之權。能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非若余無位之士。徒托之空言已爾。莊子有言曰。天地勞我以生。逸我以老。

息我以死。余托空言。以宣明此三教之旨於天下萬世。栖栖皇皇。不遑寧處。亦既勞矣。若

天心仁愛。果能息我以死。余之心也。况有主此三教。而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乎。然余生平。不以家為家。而天下萬世。乃余之家也。余生平。不以家之政為政。而所以群儒道釋者流。以各循乎三綱之大。四民之業者。乃余之家政也。人之將死。莫不有以

命乎其後。而余聖學統宗三十餘卷。倡道
疏啓一帙。乃余之所以命乎其後也。余之
所以命乎其後者備矣。余今復何言哉。但
恐余既死矣。而余之所以命乎其後者。不
能徧囑天下萬世之人爾。然此皆諸生之
責也。諸生其勉之。龍江道人林子兆恩

林子

門人徐天鑄命梓

續稿卷之二

奉答大將軍戚南塘公

辱賜紀效新書一部。盥手拜讀。雖未能盡解
其義。而其節制之嚴明。竒正之相生。則公生
平勲伐之盛。大都可知矣。然兆恩亦願效微
誠。爲公萬一分之助。不知公肯垂聽否也。公
之部下。皆豪傑之士。願公立一會所。令把總
哨官旁而列之。以振起其孝悌忠信之大忠。

君愛國之心。則偏裨卒兩。悉皆有勇知方。而萬世而下。不惟以公爲孫吳之儔。而且以公爲孔孟之侶。不惟以公爲立功之士。亦且以公爲立德之人。特愛爲公陳之。公以爲何如。承惠應付一紙。兆恩迂踈。終以非分爲恭。乃同陳文學徒步而歸。今文學已返旆連川矣。不知曾便道候教臺下否也。餘惟爲國爲民珍重道體。不宣。

答吳生

覽來札。知惓惓以未及一面爲歎。但湯之於堯舜。五百歲也。尚能聞知。孟軻之於仲尼。百歲也。尚能私淑。今區區與弟。旣竝時而生矣。豈閩浙之山川。所可得而限哉。蓋精神意氣之所往還。雖隔千里。若處一堂。矧私淑於令弟之所授受者。又非徒聞知焉已也。外會編一部。試覽之何如。

寇退先期。啓請久近諸亡魂文。

辛酉歲。兆恩以莆城內外積屍之衆也。不復

能施之以棺。助之以塋。遂與門人黃仕欽等。謀所以買工。昇而瘞之。時門人來趨命者數十生。直日分督。別男女而禮以瘞之。文以奠之者。計二千二十有餘身。至壬戌之春。復以乏資用之。不能買工也。乃遣門人道士何佐等。幣請北京僧無聞。漳州僧淨圓。寓處於平海者。及平海僧淨圓等十有餘人。卽於城內外。火而瘞之。文以奠之者。槩有五千身。自是門人釋子雲章等。亦辦真心。八易月之間。火

而瘞之。文以奠之者。槩共萬有一千身。今茲破城寇退之後。兆恩入州。鬻田得金若干。又遣門人儒流劉獻策等。火而瘞之者三千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擔。復徇鄉人之請。卜於本月十四日。爲超拔之期。謹先啓告諸靈。凡夫男子女子。貴者賤者。老者少者。兆恩之所棺而塋之者。所昇而火之者。或身戮家亡。而無所依者。或他鄉之人。入莆而旅死者。或遺骸漂沒於水。而未及收者。或餘殘之骨。

雜於沙礫而不能收者。靈若有知。屆期乞悉
赴東巖佛殿道場。庶或可以慰數萬魂之靈
而超拔之。以少盡兆恩之心也。且汝諸靈之
中。豈無以其死於水也。而自以為恨者乎。而
宋之張世傑。亦死於水矣。豈無以其死於火
也。而自以為恨者乎。而晉之介子推。亦死於
火矣。豈無以其死於戰陳。死於夷狄也。而自
以為恨者乎。而唐之張巡許遠。而宋之文天
祥謝枋得。亦死於戰陳。亦死於夷狄矣。况乎

宋司馬之石槨。楊王孫之裸葬。其死一也。暴
其骨而殘於烏鴉。藏其屍而壞於螻蟻。其禍
均也。汝諸靈之中。又豈無以其不能棺。不能
葬。而火之瘞之。為不幸耶。兆恩以為既免
暴骸露骨。而火之瘞之。寔惟汝諸靈之幸也。
世豈無暴骸露骨於天地間。而不火不瘞者
乎。諸靈有知。聊足以自慰矣。

寇退告神文

去冬夷人之薄我近郊也。兆恩嘗集諸生而

語之曰。城必屠而糜爛矣。至寇退時。能不忘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骸者乎。諸生成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後夷人之入也。兆恩幸得。以生平有微惠在人。以故夷人得知兆恩。義而出之。及諸生昔年曾發心。而有事於掩骸者。悉得脫出。兆恩乃復語之曰。今糜爛甚矣。至寇退時。果能不忘其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骸者乎。諸生亦成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既夷人之遁也。兆恩不敢負此初心。卽奔榕

省。以薄田就有力者鬻之。得金若干。以供新米之費。而諸生成切一體之夙心。遂積薪而火之。鑿穴而掩之。又徇鄉人之請也。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爲死者拔其魂。而慰之。爲生者灑其道。而清之。今既竣事矣。其所以使生者之不病於疫。而死者之得安其靈也。實惟諸神之力。告以是文。用伸祈荅。

寇退遙告崎頭城諸神文

崎頭城距莆八十里許。兆恩既已鬻田得金

若干。命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八人。以掩莆城內外之遺骸矣。豈不揣分度力。又能徧及於邊海八十里外之遠哉。然崎頭之生者。既以兆恩施捨之故。而念及我伯兄鶴山。而兆恩又安能不以我伯兄之故。遠命諸生。而分惠崎頭之死者。諸生既竣事而歸矣。復於南山之月峰院。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遥拔其魂而慰之。但以路遠不能灑其道而清之。甚爲歎然。其所以俾大軍之後無凶年。闔城之衆無病疫。寔惟崎頭之神之功。遥製告文。用伸祈答。

告仙遊縣諸亡魂文

慨自莆城未破之先。寇厲繁興。遺骸如積。嘗買工別男女以瘞之者二千餘身。既幣僧焚而瘞之者五千身。復命諸生焚而瘞之者萬有餘身。彼時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付平海僧淨園等。拔其亡魂而超之。至莆城既破之後。命諸生入城焚而瘞之者三千

本三編 卷二
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担。彼時亦從俗而為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命諸生雲章等。既已慰魂超拔。復為清衢灑道。竟不知果有裨於生者死者。而兆恩之心。似亦稍安矣。若崎頭距莆八十里許。與平海等爾。獨於崎頭之死者而有所不忍者。何也。以崎頭之有德我伯兄鶴山也。及歸。復命諸生慰魂超拔於月峰之佛宇。第以不能清衢灑道。至今猶有餘歎也。况仙邑民和。余所敬羨。富者饋食。貧

者效力。惟是之故。城得以安。而其人民之野死。兵士之陣亡。於余之心。獨能憇然乎哉。送遣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五人。鑿穴而埋之者八百餘身。惟時聞風而至者。有平海萊公方在國。後亦充黃生州為門弟子。是亦余之徒孫也。但余最有所歎然而不安於懷者。以不惟不能清衢灑道。又且不能慰魂超拔。薄備酒食。敬往奠之。竝諸鄉人之所收埋者。及諸荒山斷澗之所未及收埋者。魂

如有知。其惟來享。

瘞骼文

稱家不爲薄。薄塋亦奚傷。惟暴棄於荒野。斯生人之不祥。然死欲速朽。塋取其藏。迺古之道。亦禮之常。嗚呼。身旣死矣。瘞此山岡。魂無主矣。杳在何方。興言至此。實裂我腸。若本地丐乞之徒。將依依其安托。或他鄉流離之客。惟速歸其故鄉。聊慰爾魂。有酒盈觴。

瘞枯骨文

爾之生也。吾不知其何鄉何里。爾之死也。吾不知其何歲何月。但吾之所知者。惟此卷土。實爾之穴。嗚呼。始則全而生之。終則分而裂之。一死至此。禍亦烈矣。然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惟此白骨。亦安能長存而不消滅。至人達觀。亦復何說。

寇退祭族中亡魂

凡我諸祖伯叔父母。諸伯叔父母。諸兄弟姪。諸嫂諸婦。諸祖姑。姑姊妹。諸女姪。有無子而

死不得祭者。及諸大殤中殤小殤。不得祔廟者。魂如有靈。共來享之。

寇退告祖父墓鄰諸亡魂

維爾之死兮。幸托我祖我父。與爾為鄰也。我惟思我祖我父。亦不忍爾魂之無依也。有酒以奠之。不必其豐也。有人以薦之。不必其親也。爾魂之靈。共來享之。

代上太守陳雲澗公

竊惟食固民之天。而貧亦士之常。某等極貧之士也。豈不願升斗之利。以少濟斯須耶。但昔日富者之過糴。固為貧者之苦。而今日貧者之強糴。寔為弱者之憂。况收成之候。距今尚遠。而澆漓之風。漸不可支。吾恐莆城之危。不在外之倭夷。而在內之百姓矣。興言至此。每夙夜流涕。故僭陳如左。以備采擇云。

哭劉梧峰兼悉眾善文

劉扶溝令梧峰璋。先余二十餘歲。受業於余。為門弟子。欲以了此心性之學。以無愧餘生。

也。余壯之。且生平操持不苟。雖鄉薦為縣令。猶貧儒也。壬戌仲冬。夷人之入也。梧峰老不能行。又其兒獻策。城守不在側。獻策之妻朱氏。背負以逃。誠可謂孝婦。雖古人亦難及也。次年孟春十有一日。梧峰病甚。獻策計無所出。遂夜割股。和羹以進。即時而愈。竟以年老。越五日告殂。此雖其數之不可逃。亦足以少盡獻策五日孝心之誠。但以避寇急迫之際。又何以為附身附棺之資。而僕子華德義人也。亦哭泣不能自己。遂借其父之木。使梧峰得以無暴其屍。獻策得以少盡其心。皆華德之力也。至於衾襖之屬。得以如禮者。又友人曾人茂之母節婦林氏。避寇所持數金。慨然助之。抑難矣。林氏二十歲寡居。割股以愈其姑陳氏之疾。郡主蓮塘陸公。嘗旌其為節孝云。今已五旬。而獻策人茂。亦余之門弟子也。

獎方生夢婁文

去冬夷人之入也。方生夢婁。并其嫡母。母俱為夷人所獲。方生既伏譯人而誘之。以利矣。遂奔入仙邑。假諸有力者。得金二百餘兩。復詣夷代母。母既出。而方生竟留月餘。始得脫。時余友人地曹徐壽泉。亦以母故。懷金入夷者。再。以活其母。是皆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其孝一也。事父彌彰。孝聲益遠。苟有考變觀風之士。采而傳之。則莆雖丘墟之餘。亦且與有光焉。薄具小軸。與諸生同造方生。以獎美之。

亦以相與勉勵。以維持此孝心。愈久而不忘也。夢婁字應魯。方儀部正郎之子也。年十八。

正氣答問

或問正氣不正之氣。林子曰。為善者。陽也。正氣也。為不善者。陰也。不正之氣也。又問朱子不正之氣。如何得而消鑠之。林子曰。夫人之心。既不正而陰矣。則是失其人道之常。而入於幽昏之境。自妖自誕。便生於心。既生於心。便眩於目。而恍惚之際。若有魑魅魍魎之屬。

見其形而舞其靈者。蓋心中自邪。卽是心中自鬼也。近來莆人之聽於神也。遂有神其事。而自稱爲神之童子者。或扶鑿降靈以崇其誕。或舁鬼喧道以駭其俗。或書符誦呪以妖其術。或登劍履火以愚其衆。或陳古炫竒以慢其藏。或飾像鬪富以侈其有。鼓人心而趨之。蓋有若狂焉。古所云神民雜揉者。其以是乎。如有能齋心向道。去惡從善。以復吾身之陽。是有吾身之正氣在也。夫陽氣旣復。而陰

氣有不熄乎。正氣在我。而邪氣有不滅乎。傳曰。妖不勝德。此朱文公消鑠不正之旨也。

寇退帖示三一堂

昔者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槩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諸生中有仍其舊習。而罔有悛心者。是爲木之枉。鐵之鈍也。終矣。此恩不自揣分。掌竊窺不追不逆之明訓。而不免於雜焉。是亦此

恩之過也。前數年有自知其枉且鈍之不見容也。而去之者有之。若其枉且鈍者之罔有悛心也。而猶栖栖於隳括砥礪之旁。何為也哉。幸惟思之。謹此峻告。

敬辭

敬敬敬。心為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即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齋坐尸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虧。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聽辭

聽聽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聽聽聽。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故人之罪莫大於不孝。聽聽聽。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母胥絕遠。以乖我兄弟之情。聽聽聽。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母用婦言。以間我一家之好。聽

聽聽。

寄荅諸生

區區棄去舉子業。從事於斯學者二十餘年矣。所談者三教。所正者三綱。不自揣分。乃以太極無言。欲爲太極總理。此三房孫子。俾各遵守祖宗明訓。以共由此三綱。做箇三房老家長。公爾此意載之。拙集甚悉。至原宗圖說。乃明言之。今諸生每以日夕不得侍側爲憂。是爲學之心。可謂切矣。然能行吾道。味吾言。

卽是精神與我相爲往還。視諸日夕侍側。猶有形骸爾汝之隔者。亦大不侔矣。幸惟體之。

林子

門人王興校正

續稿卷之三

林守檀命梓

擬撰道釋人倫疏稿

布衣臣林兆恩謹

奏為明人倫以崇儒教事。臣竊惟道之大者。內而心性。外而人倫。內外兼脩。古今所同也。臣每以心性人倫之大。而考諸二氏之初。實未嘗有異於儒者。但二氏之失傳。乃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而始

與儒者異矣。臣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三教論曰。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仙佛有所悞國煽民。又曰。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弗識。故弗用。又曰。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設僧綱道紀等司。以表立二氏教門。俾守出家清淨戒律。殆甚嚴矣。臣又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諭天界寺僧曰。世之不可絕而絕之。嗣祀之不可無而忘矣。

大明律曰。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至於

降牒。單丁長子。竝不許出家。爲僧爲道。此又示之以孝道。嗣續之常。祭祀喪服之重也。且道家之教。非始於黃帝老子乎。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臣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

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顓頊帝。嚳。以
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是黃帝未嘗
遺人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為魏相。封於
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
孝文帝。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是
老子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臣亦嘗
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為釋氏之宗。曾娶
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
子之恩。釋迦亦無而有之。是釋迦亦未

嘗遺人倫也。但釋氏者。流違其本教。至
於祝髮以毀形。依僧以去姓。殆有甚於
道家之流弊。尤為深可慨者。

陛下盍亦即古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以變今
道。釋無父之俗。著之話言。申之禁令。俾
兩京十三省。各府州縣。各寺觀僧道。悉
得娶妻生兒。以服行黃帝老子釋迦之
道。亦以令天下之人。悉知黃帝老子釋
迦。不惟能明心性之學。又且能盡人倫

之大。非如世之所謂道釋者流。荒唐而
枯槁也。臣竊惟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
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
不絕。是道家之人倫。臣嘗見其人矣。鳩
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
僧房。別立廡舍。是釋氏之人倫。臣又聞
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
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竟
不知今之道釋者流。所學者誰之學也。

所道者誰之道也。若不申之禁令。則臣
恐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敗壞人心風
俗。曠夫怨女。上干天和。可勝慨哉。臣愚
以爲惟當悉令而人倫之。以別住廡舍。
俾日至寺觀之中。迭主焚脩。及講明二
氏經典。兼之以儒門孝經論語等書。冠
婚喪祭鄉射等禮。入而講經。出而事事。
身雖處於塵世之中。而心則超於塵世
之外。若徒知人倫矣。而不知講明經旨。

心性工夫。則天下之夫夫婦婦。而人倫者。何限也。又奚足貴哉。或者以爲在家而人倫矣。而入主焚脩。恐非清淨教門。道釋之初意也。殊不知今之火居道士。養髮和尚。亦皆有妻有子。亦皆赴壇焚脩。況今之張真人。乃道士之冠也。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乃西僧之首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亦未嘗以非清淨教門。而廢焚脩之職也。臣愚以爲道童新戒。限以若干歲。各納銀若干兩。

降牒一紙。許其娶婦。仍令日至寺觀焚脩講經。然寺觀既有定所。田租亦有定額。惟當計其租額之多少。而限以定數。其孫子能紹其業者。必須請

牒。方可許之。其不願者。一如儒門之孫子。聽其爲農爲工爲商。歸還原籍。爲民當差。不許憑仍祖父。偷閑寺觀。以爲游手游食之民。且道釋者流。非誠樂於爲僧。

卷三
五
為道特以為貧之故。棲迹寺觀。以斷棄
倫屬。真非得已也。或有一等槁僻之徒。
而甘心於斷棄倫屬者。間亦有之。但方
今僧道之盛。每省無慮數千人。豈皆槁
僻之徒。甘心於斷棄倫屬者乎。

陛下誠能行臣之言。悉群而人倫之。不祝髮
以毀形。不依僧以去姓。將見生息日熾。
戶口日增。百姓殷富。教化大行。昔孔子
嘆衛國之庶。而富教可施。孟子羨齊民

之聚。而仁政可行。况今天下一統。海宇
乂安。而既庶既聚。又非齊衛之比。

陛下苟以臣言為不妄。果而行之。則民不改
而益庶。不改而益聚。非惟在國無遺倫
之民。而在官亦多赴工之旅矣。至於有
等槁僻之徒。及老而不願倫屬者。每寺
觀中。各許存留一二。以遵

舊制。餘令婚娶。以續綱常。庶無違
制之嫌。而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者。不復得以充

斥於天下也。臣嘗卽天地人物之常。反覆而申論之。一天一地而造物者。天道也。一夫一婦而化生者。人道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生生不息者。物道也。夫所謂黃帝老子釋迦者。亦惟率乎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耳。若學黃帝老子釋迦。而有外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則亦非黃帝老子釋迦之學矣。借使黃帝老子釋迦。不娶妻。不生

兒。今亦可以義起而人倫之。又奚必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求異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而蹈孟子無後爲大之譏哉。且臣生世五十年矣。先憂之志。壯行之懷。繫情

闕下舊矣。如果臣愚可採。乞

勅各該部臣議覆施行。臣無任祈懇之至。

擬上宰相書

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細也。故有

以其賦畀之不細。而或專心於文詞。或以功業。或以節槩。而其大者。則固不在此三者。而在於心身性命之學也。兆恩僻處海濱。而為心身性命之學者。二十年于茲矣。始而求於儒者之儒。而有所未明也。復索之於道門之道。既而索於道門之道。而有所未明也。復討之於釋氏之釋。於是又通三氏之教。而考其義焉。竟亦茫然無所得於心也。幸而天不

喪道。即有所聞於人。而契於心。而所謂三教合一之說。歸儒宗孔之旨。非徒謬為空談。以欺天下萬世也。然明德而不知所以親民。則非大學之道也。成己而不知所以成物。則非中庸之誠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猶且思以易天下。况兆恩以孝道之大人倫之常。以明道釋無父之非。而不思以易天下萬世焉。豈所謂明德親民之道。成己成物之誠哉。昔

者仲尼欲以儒教易天下萬世也。而栖
栖皇皇。席不暇煖。蓋以天下萬世。皆吾
分內事。故其一念爲儒之切。人且毀之
罪之。佞之。諂之。削迹伐木。微服絕糧。而
有所不恤者。今兆恩之於仲尼。相去何
如也。而栖栖皇皇。欲以孝道之大人倫
之常。思以易天下萬世者。是亦竊效仲
尼之心也。夫人生於天地間。孰有切於
孝道之大人倫之常哉。孝道之大人倫
之常者。布帛菽粟也。天下之人。有可以
棄布帛而遺菽粟者乎。夫旣不可以棄
布帛而遺菽粟。抑豈可以棄孝道之大
而遺人倫之常者乎。故敢以孝道之大
人倫之常。以易天下萬世道釋無父之
教。而爲

聖君

賢相告焉。竊惟今之在上則有
好道之君。在下則有

好儒之相。夫以

好道之君。而能任

好儒之相。明良相逢。一德同心。正斯道大

明之一機也。况

閣下復以定性識仁之旨。敷之教言者。詳

矣。則凡天下有志之士。孰不歡欣鼓舞

於仲尼孟軻之儒。而獨使道釋者流。自

外於儒者之道。豈非天地覆幬之大。猶

有一物之或遺耶。兆恩曾以上天賦畀

之不細。而切於心身性命之學。與夫孝

道之大。人倫之常。筆之於書。裒為數集。

以俟夫後之君子。亦有年矣。今幸而在

上。既有如是

有道之君。在下。又有如是

有道之相。若以無補空言。徒垂之後世。而

不為吾

君吾

相告焉。則是上負

君

相。下負所學。而孝道之大。人倫之常。終無以變易。道釋者流。齎志以死。兆恩竊有遺恨焉。此其所以不敢不告也。至於既已告矣。而其言之。或用與否。亦非兆恩之所敢知也。兆恩生平所學。舍孝道人倫之外。無他學也。而以之爲吾

君吾

相告焉。庶三綱之重。得以變易乎。道釋之流。而

敬一之箴。復以大明於

朝廷之上。則兆恩之志願。以慰。卽死亦當

瞑目於地下。謹此先

稟。仍將道釋人倫疏稿呈

覽。伏惟

裁教。幸甚。

入山寄別諸生

人莫人於無君臣父子夫婦。若余有三

教歸儒之說。以二氏之廢其大。而正之
以三綱也。昔者邵堯夫有詩曰。勿謂聖
人無缺典。夫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自秦
漢以來。違其本教矣。莫能正其罪。而三
綱之。豈非聖人之缺典歟。此余崇儒明
倫之疏。寔以闢二氏之異端也。今

上登極。尊寵儒教。而進秩舉廢。悉皆仲尼之
徒。講學之士矣。儒術旣昌。則二氏自息。
而更化善治之初。不謂人心之一大快

邪。若欲復疏於

朝。則是疏也。是亦南山之徑路爾。俯仰希
世。君子羞之。余今遍遊名山去矣。更無
他言。惟願努力自愛。做箇天地間第一
流人物。第一等事業。以無負生平相期
至意。若余每以聖人爲可學。而時咸以
余爲誕。殊不知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
亦若是。而非誕也。余每以綱常爲已任。
而時咸以余爲迂。殊不知殷因夏。周因

本子續編 卷三
殷古今莫之有改。而非迂也。年力雖邁。此志未衰。惟當與賢輩共圖之。望望余兒子之婚娶既畢矣。雖家政瑣細。不復相關。而祠墓屬情。不能自己。相見有期。各宜珍重。

山中寄復諸生

魏生鶴鳴來書曰。先生以今

上尊寵儒教。而崇儒之疏。卽不復登奏。

天廷。俯仰希世。先生寔恥爲之。自守之嚴。

此日者與同門友生共謀梓氏庶天下後世道釋者流得而見之。以悔其所學之非。是亦闢邪崇正之一助也。此意極好。覽之欣然。標題余意欲易作道釋人倫疏稿。蓋人也者。人之也。人道之大。莫踰三綱。故謂之人者。以群道釋而人之也。倫也者。倫之也。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以群道釋而倫之也。且道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至於

今諸賢人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而揀之。而容蓄於覆載之內。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幡然反情易嚮。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待闢而自息矣。鄭生霖序。以德禮代刑政。甚得余心。余竊以爲明人倫以正三綱。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上天之所以相協者。此三綱也。皇極之所以敷錫者。此三綱也。庠序學校之所以設教者。此三綱也。學此謂之善學。而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者。亦不外此三綱也。治此謂之善治。而皇之所以皇帝。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亦不外此三綱也。三綱之所繫。固若是其大矣。又安可使道釋者流而獨外哉。鄭生霖序曰。任道之責。確乎不疑。卽有不亮而非之者。弗顧也。又曰。不知知先生者何人。繼先生者何人。

夫群道釋以正三綱。道莫大於此矣。余惟確然爲之。夫復何疑。余惟以三綱之大。而天下後世必有知之者。乃今輒以聲而議余者。以未詳余所談三教之旨之爲何如也。至於能繼余志。以開道釋之迷。端於二三子有屬望焉。山中得覽新刻。草此以復。

答論本體

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

二

寂然之中。此樂具焉。感通之際。此樂形焉。而吾子乃曰。樂卽本體。則凡喜怒哀樂。而爲心之用者。亦皆可以爲本體歟。

三

或言神而不言本體者。猶言太極而不

言無極。言一而不言未始一也。

答論位育

以其至一者而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統體一天地也。以其至不一者而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天地也。故一男一女者。一天一地也。一雌一雄者。一天一地也。一牝一牡者。一天一地也。至於品類流形於天地間。極微極細而無盡者。亦莫不有陰有陽。一天一地也。各自為陰陽。各自為天地。而生生化化之。不窮者。天地位。萬物育也。

答論三教

來書謂三教內同而外異。而區區終不免有疑者。何也。蓋內焉既同。則外不得不同。外焉既異。則內不得不異。獨不見花之有根乎。桃根而李花者。未之前聞也。尚異面盡。

偷桃說

偷桃之旨亦寓言也。夫桃果植之得陽者。核中之仁。樹而芽之。由是而條。由是而華。由是而實。而復樹之。而復芽之。而復條之。而復華之。而復實之。生生於天地間。未嘗息也。故謂之桃者。以此心之芽條華實。生生不息也。其謂之偷者。乃盜天地之精。竊日月之華。以復此不息之真體也。浦城望川李君。圖偷桃一幅。遙仗文學彤江宋君索余言。余惟李君

必能識桃之仁。生生不息。而求仁於心者。我欲仁。斯仁至矣。豈必如玄門者流。羨情於方朔。驚志於王母。而流於荒唐。宵窺之歸耶。書附宋彤江報命。宋彤江試以余之言。與望川一細談之。如何。

答論立命

命具於結胎之初。而安身立命。乃在於有生之日也。

答論虛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二

何處非虛空。何處非吾身之變化。以虛空言之。所謂身無其身者是也。以變化言之。殆所謂百千億萬化身。有不可得

而擬議者。故曰虛空卽法身。法身卽虛空。

三

虛空中何處非神。何處非氣。何處非形。而神氣形之大原於此也。

四

縱如吾子所謂白日飛昇。區區亦不爲也。吾惟返我於虛。復我於無而已。

答論丹

或問丹。林子曰。丹者。心也。赤心之本體也。或曰。既謂之赤心之本體矣。則是丹也。可以頃刻而立成。而必遲之三年九載者何也。林子曰。文文山丹心一點。實惟頃刻立成。還此赤心之本體也。故欲為忠即忠。欲為孝即孝。奚必三年。奚待九載。

心齊

時有茹齊來從余遊者。余乃告之。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三種淨肉。鹿肉一。猪肉一。其一則余忘之矣。若彌勒佛釋氏之卓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寄煮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蓋貧而守網。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釣而不網。孟子曰。君子遠

庖厨。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養者。義也。故籃中之魚。杓上之肉。君子亦義而食之。且余嘗酌古諸齊而議之。名曰不迂齊者。日惟一齊。以早為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齊。午復召燕。至晚乃齊。肉邊之菜。亦無所礙。以此持戒。亦足齊心。吾子試依而行之。何如。

林子

門人商

彛校正

續稿卷之四

徐天鑄命梓

道一教三自序

林子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而為儒者曰。我儒也。為道者曰。我道也。為釋者曰。我釋也。教既分為三矣。而余之意。則欲會而歸之。以復合於孔老和迦之道之本一也。余嘗槩與所可使由者言。惟本是立。所以教其始。余嘗槩與所可使知者言。惟門是入。所以教其中。豈

曰惟門是入。以教其中。抑且惟則是極。以教其終。然孔老釋迦之教。亦皆有始。亦皆有中。亦皆有終。而孔老釋迦之道。亦無有始。亦無有中。亦無有終。夫教較然而三也。若不知孔老釋迦之教之所以三。則無以識其一。而為道之至。道渾然而一也。若不知孔老釋迦之道之所以一。則無以統其三。而為教之大。既識其一。復統其三。較然非三。渾然非一。大矣哉。至矣哉。此儒道釋之所同。而孔老釋迦之能事畢矣。且人之性本善也。本是孔老釋迦本自時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而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時中。而後能清靜。而後能寂定。而後能孔老釋迦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誠之有未至者。性之有未盡也。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乃吾性之分量。至誠之極功也。未至乎此。而曰教曰道者。則是教其所教。而非其教之大也。道其所道。而非其道之至也。然教本於

道。道本於性。余於是而知能性。吾之性以爲性。則孔老釋迦之道。可得而道。斯其爲道也。至矣。道吾之道以爲道。則孔老釋迦之教。可得而教。斯其爲教也大矣。

答論三教

兆恩拜復。竊以人之一心。至理咸具。欲爲儒則儒。欲爲道則道。欲爲釋則釋。在我而已。而非有外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我也。真我也。其曰萬物皆備者。而天地豈非物乎。天地亦物。亦皆備於我矣。然而我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而天地也者。其在我之內乎。其在我之外乎。故日月之所以照臨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山川之所以流峙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昆虫草木之所以生生化化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天地與我。雖有大小之異矣。而我之本體則太虛也。天地之本體亦太虛也。其有大小之異乎。惟其不可得而異也。

則亦不可得而二也。何天何地。何物何我。譬
傾一勺之水於河海之中。則茫茫河海。何者
是一勺之所傾乎。合之而不可離也。夫誰得
而辯識之。故天地也太虛也。我也太虛也。一
而已矣。此孔氏聖不可知。不踰矩之時。老氏
先天地生。無名之始。釋氏懸崖撒手。最上一
乘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玄德。其
可得而言乎。而其學之之序。則當以德行為
先。德行也者。德之見於行。民可使由之道也。

而孔子之所以教人。教以此矣。故聖門高第。
而以顏閔等。列爲首稱者。豈非其以德行為
先邪。至於性與天道。曰命曰仁。所謂不可使
知者。則罕言之。若非有中人以上之資。殆亦
不可得而聞矣。然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堯舜
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於民生日
用之常。而不可一日無焉。故常人非此。無以
樂樂而利利。賢智非此。無以希聖而希天。此
孔氏之教之大。而諸凡天下萬世。而爲我同

胞之民者無一而不在於孔氏所容畜之中矣。若釋老之教則皆精微之致而專與賢智者道也。故老氏言太極而釋氏乃言無極無極則太虛矣。老氏言一而釋氏乃言未始一未始一則太虛矣。若不先之以孔氏之所以教則所謂精微之致又焉有從入之門邪。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不言無極何嘗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極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所謂周流六虛者豈非所謂太虛同體邪。太虛同體是無極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觀之釋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雖有異而道則焉有不同哉。故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為先。

三教正宗自序

或問老氏之道今且未論而釋氏之釋果可行之中國以治天下國家哉。林子曰惡乎可哉。余每以釋典所載悉皆身心性命之微不可使知之道殆與孔氏之儒不異而曰以此

可以治天下國家使民由之者不其妄耶今以孔氏之教所可使由者言之始自伏羲神農黃帝而堯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夫婦之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三綱五常無不畢具又况精微之致盡之於易政事之宜盡之於書性情之正盡之於詩賞罰之明盡之於春秋禮樂之大盡之於禮書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至於行兵治賦亮采導河而所謂世間法者殆有不可得而勝紀者不惟宏綱懿範既極明備而足述雖至威儀縟節亦且昭晰而可觀故從古以來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真不能外於孔氏之教矣若釋氏之神機妙用乃所謂出世間法也而變通宜民之下施之中國固不為滯亦豈能不藉經綸於易書詩春秋禮樂因政教於堯舜禹湯文武者哉此余倡教之大都宗孔之本旨也茲集刪定頗得余心然終不能無疵謬之語者乃余生平所學疎陋之過也

教存儒名

大道渾淪。未始有名。今既名儒名道名釋矣。名焉既有。道日以支。縱有聖人者出。豈其能復返太朴。復歸無名哉。故不得已而曰三教合一者。蓋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以存儒者。既有之名爾。是雖不能復返太朴之無名。以婉德上古。而同文同倫之風。庶乎俗無殊尚。人無異教。不詭不僻。殆非叔季之世之所能及也。

又

或問唐虞三代未嘗有儒有道有釋之名矣。而今曰歸儒者。儒非名歟。林子曰。余豈不欲斯世而三代。而唐虞。而復返於無名之始耶。但今既有儒有道有釋矣。卒欲復返於無名之始也。則亦何異於兩儀定位。而必欲復返乎天地之前。太初而太無乎。然所謂唐虞三代者。非他也。人皆三綱。人皆五常。皆士皆農。皆工皆商。內焉無怨。外焉無曠。如斯而已矣。

苟使當今之世。人亦三綱。人亦五常。亦士亦農。亦工亦商。內亦無怨。外亦無曠。即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豈非今之唐虞三代耶。又奚必於名之有無。而為古今之異視也。若徒徇其名。而不責其實焉。則未有能唐虞三代者矣。

道業正一篇小引

余所謂三教合一者。欲以群道釋者流。而儒之以廣儒門之教。而大之也。然三教合一之旨有二。若謂三教之本始。不待合而一者。非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也。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者。蓋欲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三綱。以明其常道。而一之也。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四民。以定其常業。而一之也。如此則天下之人。無有異道也。無有異民也。而天下之人。亦無曰我儒也。亦無曰我道也。亦無曰我釋也。此其唐虞三代之盛。而無有乎儒道釋之異名者。故謂之一。一之而歸於正也。作正

林三編
卷四
一篇。

非三教小引

林子曰。非三教也者。非以非三教也。以非三教之流者非也。或曰。三教合一。不亦非歟。林子曰。三教合一者。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同文同倫。俾無異教。余竊以爲不非也。而非之者何也。豈非將桃李梅合而爲一大樹。一大樹之間。亦作桃花。亦作李花。亦作梅花。而爲余三教合一之旨歟。此語且不足以給

孺兒。而况可以易天下萬世邪。余之所謂三教合一者。譬之植桃李梅於其庭。庭且隘。而木又拱。不得已乃擇其種之美者。而存其一。若仲尼之仁。乃種之美者也。余故曰。道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古人有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仲尼以其道以照臨萬古。而見之六經四書。如日中天矣。由漢以來。至於今。豈特道釋者流。自外於仲尼之照臨已哉。余竊懼焉。不自揣分。欲以披三門之雲霧。以揭

仲尼之秋陽。俾復中天。萬古不夜。此固余之志。而有所未能焉。作非三教。

奉都督戚南塘公

自丁卯歲奉別于今十有八年矣。時得接翁之手札。卽見翁也。南倭北虜。聞翁之名。猶且股慄。况敢侵我邊境。以干翁之誅邪。南北生靈。室家胥慶。古今威名之盛。無有過於翁者。竊念兆恩分屬卑微。而所談三教。固欲以繼往聖之絕學矣。但世人則汨沒於朱陸之舊

習。而與孔子之學。實有相左者。朱氏則以多識爲務博。而逐於物矣。陸氏則以當下爲速達。而落於空矣。兆恩之所以闡明三教。而非自以爲非者。蓋直欲以求孔子之是。而非他也。且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其教則有三。孔子之教。以立本爲先。故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曰民者何也。民者豪傑之反也。而豪傑不世出之士。數百年或一遇焉。孔門三千之徒。只有一顏子。顏子不幸而死。晚

僅得曾子一人已爾。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與天道，其可得而言乎？其可得而聞乎？而必求之言，而必求之聞，是亦口耳之粗也。然則孔子之所可由之道，何道也？入孝出弟，謹言慎行之道，以其可與人言之，能使人由之矣。所不可使知之道，何道也？曰：命曰仁，性與天道之道也。以其不可與人言，不能使人知之矣。夫子貢聖門之高第也，而以穎悟稱，猶且不可得而聞也。况其下乎？此

乃兆恩所謂歸儒宗孔之本旨也。至於釋老之所言者，非所謂曰命曰仁，性與天道乎？既不可使人知之，使人聞之，而必言之者，何也？以與不世出之士，所謂豪傑者，道也。豪傑之士，既不世出矣，則安得不以孔子為隱乎？又安得不以釋老為非乎？故曰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天固不可以階而登，而道豈可以言而顯耶？前曾以此意請教之翁矣。近來每諄諄與人言之，而人亦能信之。大抵今天下之

言不歸朱則歸陸。雖曰甚信孔子矣。然而孔子之道似不如此也。借言孟子復生於今之時。豈得不懼。而所以閑先聖之道。必不能辭好辯之名矣。不知翁以爲何如。

又

去月鄭舍親歸。捧讀尊翰。知翁之動定甚悉。又佳章一摺。是皆可歌可詠。雷葛儒鞋。如數登嘉。謝謝。兆恩近來杜門謝客。日與談議者。二三子而已。至於戚族交遊中。或有愛兆恩

而願見兆恩者。兆恩亦未嘗不之見。雖不往謝。而諸戚族交遊。亦不爲訝。此亦人間世之一小便宜也。兆恩今行年六十有八矣。想不久在人世。但不知三教之說。得以傳之萬世而無疑否也。一息尚存。此志不敢少懈。蓋真有不知老之將至。就木之期之已迫也。翁其何以教我也。此數日間。再編生平所著書八十七集。分作六函。四函以元亨利貞標號。又二函以乾坤標號。乾坤二函。皆係摘言。摘言

者。乃諸生摘元亨利貞諸集中言。而各以意錄之。成帙。既曰摘言。便是複語。以有複語。故別之為二函。總六函。題作聖學統宗。非非三教心聖集。其曰聖學統宗者。歸儒宗孔之本旨也。曰非非三教者。以三教之非者非之也。裝釘尚未竣事。俟有便人。續寄請教。兆恩近歲所著書有心經釋畧。及槩論一集。常清靜經釋畧一集。金剛經統論一集。元神實義一集。奉上覽教。兆恩前所著經傳釋畧。四書標

摘正義。每與歷世之諸儒。往往相左。今所著釋畧。槩論。統論。實義。亦每與歷世之祖師。往往相左。若以歷世諸儒。祖師之言為是。則兆恩不得不非。若以兆恩之言為是。則歷世諸儒。祖師不得不非。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兆恩將何求哉。兆恩亦惟以孔老釋迦之道。之不著於天下。萬世以為憂也。然三氏者。流之言不熄。則孔老釋迦之道不著。而兆恩之所撰錄正義。釋畧。統論。是

而是之。非而非之。以為萬古三氏之一大公案也。不知翁以為何如。

中一心性答問

饒心谷年七十有一。林子亦呼之為老友。從林子受業。且四載矣。未嘗少離林子之側。一日問於林子曰。堯舜中矣。而道釋則亦曰中也。孔子一矣。而道釋則亦曰一也。孟子心矣。性矣。而道釋則亦曰心也。性也。而其所謂中。所謂一。所謂心。所謂性者。同邪。異邪。林子曰。

余不知其同也。亦不知其異也。然則無同無異歟。林子曰。惡得而無同。惡得而無異。然則有同有異歟。林子曰。惡得而同之。惡得而異之。夫既惡得而異之。則亦惡得而非之。乃今於道釋者流。而必異而非之者。何歟。林子曰。人皆三綱也。而道釋者流。獨不三綱。人皆四業也。而道釋者流。獨不四業。此余之所以異之。所以非之也。然不特余之異之。余之非之也。而天下古今。孰不以為異。孰不以為非邪。

凡此皆余之所知也。若儒道釋之教。咸曰中矣。咸曰一矣。咸曰心矣。性矣。其同其異。其是其非。凡此皆余之所不知也。夫曰中曰一曰心曰性。同之異之。是之非之。紀之載籍亦悉矣。豈夫子之真有所不知歟。林子曰。余則何知。而余之所知者。知有堯舜之中。以求吾身之所謂中者。而未能也。知有孔子之一。以求吾身之所謂一者。而未能也。知有孟子之心之性。以求吾身之所謂心所謂性者。而未能也。又况能知道釋之所謂中也。一也。心也。性也。而同之異之。是之非之。邪。不惟不能知。亦且不暇知矣。昔余儒道釋同異是非之說。不既失之支乎。而今則棄去之。不復談。亦有年矣。以故饒心谷則未之嘗聞也。

心本虛篇自序

夫魯論一書。是以聖人之心。而言聖人之道者。尚矣。昔曾子之大學也。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皆以大賢之資。述其所聞。而言

孔子集解 卷四
聖人之道。抑足以發明聖人之心者。次也。由
孔孟以來。至於今。豈惟無有乎聖人生於其
間。以言聖人之道邪。而其言者。則又失乎聖
人之所謂道矣。余愧非賢者。無所比數。但昔
者嘗竊聞之。而有所謂孔門心法焉。故不揣
分。乃謬以心法。而強言聖人之道者。豈不自
知僭妄。蓋以俟來者之折衷云。

林子

門人林志尹校正

續稿卷之五

陳大化命梓

復江西黃願所

兆恩拜復。兆恩所云三教合一者。以合今之
和尚道士。而三綱之。而五常之。而士之農之。
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孔子爲一也。夫孔
子之道。公道也。孔子之心。公心也。以孔子之
公心。行孔子之公道。豈惟以其道之公。而公
之講學之士。亦且以其道之公。而公之道釋。

者流。然後孔子之公心。始冒天下萬世於無外矣。來教云云。豈其以孔子之公道而為一己之私學。我自師之。不欲與人共之邪。抑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也。若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則道釋者流。是亦不可並生於天地之間邪。有王者作。將比今之道釋者流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唐虞三代之治。鳥獸魚鼈咸若。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如兄所云。

則道釋者流。不惟不之仁。亦且不之愛。使斯人之徒。不得與鳥獸魚鼈並生於天地之間。咸若於唐虞三代之盛矣。是豈孔子之公心哉。且唐虞三代以上。道釋之教未興也。故太和元氣得。以流行於宇宙間。而漢唐宋以來。道釋昌熾。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偏陰偏陽。乖氣致異。此治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如無志於唐虞三代之治。則已。如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若不群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

之農之工之商之其何以復還太和元氣於
宇宙間邪。兄幸毋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
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邈然與我之不相
干涉然殊不知以孔子之公道公心而觀之
則皆吾赤子之無知而入井者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况乖氣致異而治之不唐虞
三代者職此之由矣且兄生平所講者何學
也。所道者何道也。去歲以卒卒無斯湏之頃
尚未叩兄之蘊以聆明教爲恨且兄之學以

人自處乎。以天自處乎。若以人自處也。盡吾
之所以爲人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是亦
足矣。若以天自處也。則凡天之所覆者。皆天
之事。皆吾之事也。鳥獸魚鼈。思所以成若之。
而况於人而爲萬物之靈者乎。故孔子之志。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孔子之公
道。孔子之公心也。而道釋者流。獨不有老者
乎。獨不有少者乎。獨不有吾之同儕而爲朋
友者乎。今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

不農不工不商趨於邪徑入於迷途也豈非
老者有未安者乎少者有未懷者乎朋友有
未信者乎孔子固深絕之而亦不之安不之
懷不之信者乎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大抵道本至大也學之
者小之也中庸言博厚高明至於載物覆物
配地配天易亦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鄙
見所謂群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孔子之者蓋
以擴孔子之公心達孔子之公道庶乎天覆
地載之內得以範圍而曲成並生而並育或
可以還唐虞三代之盛而太和元氣復流行
於宇宙間也漫托空言竟亦何益惟兄其再
教之

補缺典故答柬

承諭補缺典故數言可謂相知之深矣然不免
有溢美之詞愧愧今復為兄詳之乾以成男
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
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

以義也。人道之重至於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雲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不有君臣。此則人道之缺典也。區區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

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缺典邪。此歸儒之教之所由興也。區區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虫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自棄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又不謂之天地之缺典邪。此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日淪地中。反

晝爲夜。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又況有所謂
火焉。而麗木以明與。月也。火也。非所以補日
之缺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
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陽之缺典乎。若
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
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宇。民之未有
粒食也。則教之以稼穡。無以引重致遠也。則
利之以服牛乘馬。無以待暴客也。則豫之以
重門擊柝。易書詩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

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
書。論語之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
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堯
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
益之以義。若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
裁。相沿相襲。况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
之所自得者乎。譬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
牛充棟。將焉用之。此區區之所以不自揣分。
以竊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立教之旨。漫托

空言以補人道之缺典云。

寄大叅鄭壺陽公

先大父省吾公。勲績載在總府題名記。廣西志。廣東志。蒼梧軍門志。硯岡碑文。南寧新寧八寨地方。俱有生祠碑記。家藏頗多。後以烏夷之變。而諸刻無有存者。卑微之分。加以遠道。安能得此諸刻。何以俾我世世之孫子。知我先大父勲績如是之盛也。故不自揣分。前托表叔祖方吾泉。及表弟若韓。代稟臺下。已蒙賜允。茲敬錄諸刻名目。奉上記室。伏惟垂念。不惟兆恩輩知德。卽世世孫子。亦受惠多矣。外具兩廣疏畧。惠威畧。各二十冊。附上封帕之需。

奉復退齋叔公

竊念兆恩少習舉業。至壯年乃始棄去之。而爲身心性命之學。偶有所聞。卽欲以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之旨。以三綱天下萬世道釋者流。此則兆恩之志也。蓋夫人之志。以其家爲

已分內事也。而一家之內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夫人之心常惻然也。若兆恩不自揣分。以天下萬世為已分內事也。而天下萬世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兆恩之心亦惻然也。故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為天下萬世慮者。能無有家有室之願乎。此兆恩之所以二十年來孜孜汲汲。而不敢少怠者。亦惟此三綱之故爾。島夷入城。變已亟矣。三綱幾乎墜矣。兆恩為此三綱之故。不徒托之空言。而欲見之行。事。是雖為人之所訕詈毀謗。幾於不免者。兆恩亦惟自執其是。何怨何尤而已。此意既明。他復何望。近曾豫撰壙誌。聊以見情。伏惟賜教。幸甚。

復張星湖大尹天叙

辱厚款。且累承詩教。謝謝。兆恩之所謂三教者。三綱也。以二氏之失。而欲正之以三綱也。然此徒托之空言爾。豈真能正二氏之失。而三綱之者乎。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借南面

之權而是非之。孟子之作七篇也。闢揚墨之
教而禽獸之。當其時。果有能信而行之乎。否
也。惟定之以中正之理。以垂憲萬世已。爾。故
曰。必來取法。况兆恩之庸庸者。安能杜罪我
之口。免好辯之譏。而必欲正二氏之失。以歸
儒宗。孔親見之。行事深切著明。邪。要而達而
在上。行其道於時。窮而在下。明其道於後。此
乃儒門家法。萬古不能易也。尚容面談。不盡。

荅趙學博

昨黃生陽奉傳尊意。謂兆恩寄復何公書。侍
教生宜作舊治下。承教之頃。不勝惶愧。然兆
恩竊以何公有道德者。有節義者。必不以勢
位為重。而曰侍教生者。蓋慕其道德節義。而
可以為人師法也。且去歲之所以通刺於兆
恩者。謂何若以勢位為重。必不通刺於兆恩
也。從可知矣。若兆恩惟以勢位視之。殆非所
以處何公也。蓋何公樂道而忘其勢位。而兆
恩亦樂道而忘何公之勢位。其所以尊何公

也不其至乎。兆恩不才。每於貴顯者流。有不
釋然於勢位之間者。雖先通刺。亦不敢報命。
兆恩生平自守之槩如此。惟公裁之。歸見何
公。以此訊之。何如。餘惟節哀順變。以成大孝。
不宣。

東吳一庵通判紳

區區先年謬有所聞。即欲以三教歸儒之旨。
傳信於天下萬世。不惟不恤是非。亦且不恤
榮辱。不惟不恤榮辱。亦且不恤利害。凡有所

為。苟有當於心者。真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
非之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矣。然所謂三教
歸儒之旨者。豈徒樂與道釋者流爭邪。蓋欲
辟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
以歸於三綱也。若於道釋者流。必欲三綱之
而躬行之間。或有所不逮。則生平之所以致
孜孜汲汲者何為也哉。古人有言曰。信理者無
是非。信心者無順逆。見義必為。萬人吾往。亦
奚有是非順逆之足貳其心邪。故三綱之重。

不可以已而成敗之迹安可論人若以三綱之重而可以已則孔子不當有正名之先而伯夷叔齊亦不當有叩馬之諫若以成敗之迹而可論人則孔子何爲不悅於魯衛而伯夷叔齊又何爲餓死於首陽山邪且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昔者滕文公行之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夫以孔子之聖伯夷叔齊之賢文公之尊欲舉三綱之重而猶若此其難况兆恩非聖非賢非君之尊者乎故數年偃蹇而不悔者誠非得已而不已也日聞執事之以區區爲矯也故爲執事詳之嗟乎嗟乎三綱旣淪風俗斯壞救其失而釐正之安得謂之矯若以正三綱也爲矯則執事近日之所講也豈有出於三綱之外而以孔子夷齊爲不足學與

寄姚丈

日者左顧金洲殊失款禮歟甚兆恩無似近以綱常之故爲人之所毀詈而執事獨謂兆

木子續編 卷五
恩生平之所以孜孜而論著者。今既得見於躬行之間。而非徒托之空言焉已也。此誠有以得兆恩之心。而執事乃今爲兆恩知心之友矣。若莆之人。每以兆恩未破滅之先。未嘗有爭。今既破城之後。何其有爭心之若是邪。殊不知爭此綱常之大。殆非爭名爭利之細也。兆恩以阻雨。而雪峰之行未果。相見在卽。餘不能盡。

寄宋縣令

聞擢容縣令。慰慰。夫令民之父母也。而容之民。非兄之赤子乎。其所以赤子其民。而民愛之。如父母者。豈有他哉。以父母之心。行父母之道。子之。女之而已矣。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也。男而室之。女而家之。父母之道也。若爲令者。不有父母之心。不盡父母之道。而稱諸其縣曰民之父母也。豈不難哉。唐虞三代之先。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以宇宙之內。無不室。

之男。無不家之女也。今兄之爲縣也。果能父
之母之。室之家之。一陰一陽。無怨無曠。則太
和元氣。自流行於一縣之間矣。不謂一縣之
唐虞三代邪。或者以唐虞三代之道。豈其可
行於今。而又况於一縣之小乎。殊不知今之
民。唐虞三代之民也。而天下之大。特一縣之
積耳。其曰有所不可行者。亦獨何歟。故君子
在一縣。則以其縣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
其縣。在天下。則以天下而家之。而行父母之
道於天下。古而今之。今而古之。舉斯心而加
諸彼而已。若謂一縣小於天下。而古道之不
可行於今也。必不然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豈有大
於赤子其民。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以順其情
而不拂邪。區區生平所云歸儒宗孔者。正此
意也。伏惟留意。幸甚。

又

辱報札謂承教易知且易行濟世之仁可知矣或者以不能悉其人而知之以爲難能也殊不知縣有里里有長里之人里之長知之合里之長之所知者則縣之人縣令能知之合縣令之所知者則天下之人天子能知之然則又安能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也嗚乎豈必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哉惟其一念懇切子視其民而必欲室之而必欲家之者父母之心也且爲令者

操一縣可致之權者也。賊罰紙贖惟所用之。又况其縣之有力者。而既率之以子民之仁矣。則彼有力者。其有不奉承德意。而附義之恐後乎。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此之謂也。至於表厥宅里。是又激勸有力者之一微機也。然天下之大。亦一縣也。一縣之衆。亦一家也。其道甚爾。其事甚易。况其勉之。答洪芳洲先生書

兆恩不才。一年之內。得領尊翰者三。不知兆

恩何以獲翁之教愛如是邪。惻甚惻甚。兆恩伏讀尊翰。而三氏之教。翁可謂得其大矣。若兆恩之所謂歸儒宗孔。以與世間人道者。非他也。蓋孔子非不知有仁也。而罕言仁。非不知有命也。而罕言命。非不知有性與天道也。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此皆不可使知之道也。夫不可使知之道。既已罕言。而不可得而聞矣。則其所言以爲教。所聞以爲學者。是皆民可使由之道。三綱五常而已矣。士農

工商而已矣。豈非張子厚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邪。而兆恩之所以歸儒宗孔者。殆有見於此矣。其曰立本曰入門曰極則。以與出世間人道者。亦非他也。蓋近世講學之士。率以釋氏頓教教人。而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當下便是。非不美也。殊不知此乃極則語。以與上智之士。如顏曾者流。道也。顏曾者流。求之聖門。且不多見。况後世乎。不有上智如顏曾者流。而驟語之以不可使知之道。所謂虛

空本體者。豈不重其疑畏之心。而且驚且怖。邪。然兆恩之所謂立本者。先修人道。無虧無欠。乃所以為人也。不三綱。不五常。即是毀網裂常之徒也。而可謂之人乎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即是游手游食之徒也。而可謂之人乎哉。夫既不可謂之人矣。而可與之適道。以入門以傳受孔門心法乎否也。而又况曰不可使知之道。虛空本體者。適以誣之也。兆恩此意見諸拙集中頗詳。而三教心宗。三教心

宗續。乃會諸拙集以撮其要。俾人易覽而易知也。尊翰所云三教其歸一也。其為大聖人之學一也。何妨於異。何妨於同。寔先得兆恩之心之所同然矣。而程子乃曰字字同。句句同。只是有不同者。令人有所不能解。而尊翰謂之未為得之也。誠名言也。敬羨敬服。

奉荅漳南道甘確齋公書

前日荷蒙尊翰。托秦叅戎公見召。兆恩寔以卑微之分。不敢往。萬罪。茲復羞官。申之以寵

翰對使啓緘悉皆重道之懷。爲民之切。三四
讀尚不能釋手。其曰不忍遺漳之人。又曰欲
漳之人盡得聞道。此皆仁者之言。真漳之人
之福也。不謂之以貴下賤。大得民邪。但愧兆
恩菲才薄德。而非其人爾。兆恩應當奔命。匍
匍嚴臺。以上答翁之重道爲民。虛懷忘已。又
且得以伏請至教也。竊念兆恩自年三十時。
入山隱處。更不敢一出。以應當道之命。召者
非敢曰不往見之義也。然兆恩至愚也。每自

忖度。似有大不可者。恃愛不識忌諱。爲翁陳
之。今翁之愛兆恩者至。而翁之命召。真爲不
可不往。此兆恩之真心也。若向後復有來命
召者。重道之心不及翁。爲民之心不及翁。虛
懷忘已不及翁。則兆恩將必往乎。將必不往
乎。設兆恩將必往矣。則東馳西騖。大非山人
守禮之常。將必不往矣。則是有所於擇。而兆
恩之罪。且不容於死。若兆恩乃布衣之最微
者。死何足惜。但以卑賤而上抗尊貴。卽是不

卷五
達禮不守分。而禮分之不明矣。又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哉。冒死上聞。伏乞尊裁。不勝悚慄之至。

奉復興泉道王槐庭公書

兆恩伏跡山中。無所短長於時。而今又老矣。無足齒數。若翁之宏德碩才。世之所希覲見者。駁歷中外。執法不阿。乃卑微兆恩。夙所歆慕。欲一識翁而末由也。豈意翁不以兆恩為庸劣。枉顧草舍。俾兆恩得以從容領教。何幸

如之。易之所謂以貴下賤。真當於古之人求之。敬羨敬服。竊念兆恩不自揣分。自少年時。喜談井田。每以為田不井授。終為苟道。若翁所撰著隨槎集。積田之說。是誠經世之良猷也。既竭心思。而擬處之。且詳且盡。即不能行之於時。亦且必行於後。天下至寶。當為天下人用之。此理之必然也。外近所著九序摘言一帙。尚未及梓。呈上覽教。肅柬奉復。無任悚慄之至。

又

兆恩向不入公門。亦無片字上達之尊顯者。今以翁之知我也。故特遣人齎送拙刻。裁正自是以後。再不敢奉修寸楮。以候命嚴臺。如有寸楮以候命嚴臺。便是假稱兆恩名字。幸勿信之。卽翁之所以愛兆恩者至矣。

奉復廉憲胡廬山公書

兆恩卑微一小布衣爾。無所短長於時。乃蒙翁垂念。寵之以華翰。申之以綵幣。不知兆恩

何以得此於翁邪。且所賜衡齋尊集。齊心焚香。開函捧讀。則翁之所以教兆恩者至矣。竊念兆恩前年三十時。曾入吉水。爲先叔父乞文於羅念庵翁。卽知有翁。願從請教。而末由也。茲辱使者下臨。乃知翁是兆恩前三十年所願見而不可得也。辱命之頃。分當奔走伏謁。嚴慈臺下請教。以少遂兆恩四十年所願見之懷。第以兆恩壯年棄去舉子業。入山隱處。時海內之士。有曾以道爲通。以求知於王

公大人者。以故此恩卽自誓願不入公府。而非敢曰孔孟不往見之義也。繼而又聞亦有因此而獲罪戾者。於是此恩遂爲深入之計。而不免失之僻。此恩固自知之。而亦不得不僻者。分使然也。茲敬遣敝徒陳生一夔候命臺下。伏惟台亮幸甚。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

續稿卷之六

陳國渠梓

荅柬

區區初以性本不殊。道惟一體。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間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耶。伊尹農夫太公

屠叟傳說築於傳巖仲由薪於韞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今之道釋。雖非空同大顛。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今之農工商。雖非伊傳仲由。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區區以此性善之故。故竊效孔門無類之訓。義聚而茲列之。不敢復生分別之意者。雖云萬物一體之心。是亦不能隨順世俗之過也。區區今既不復

受徒。不復談三教矣。而舊時所相從以受業者。偶爾相會。亦當別儒道釋而三之。士農工商而四之。庶不忤世違俗。不謂之廣大之中。且盡精微之致耶。况壙誌旣已豫譔。而雲水逍遙。乃區區今日事也。而於世之所謂正者。邪者。貴者。賤者。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正之。邪者邪之。貴者貴之。賤者賤之。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不得不正之。邪者不得不邪之。貴者不得不貴之。賤者不得不賤之。區區安得

而。知。之。正。者。未。必。正。邪。者。未。必。邪。貴。者。未。必。貴。賤。者。未。必。賤。區。區。安。得。而。知。之。有。正。有。邪。有。貴。有。賤。是。世。俗。之。見。生。分。別。心。無。正。無。邪。無。貴。無。賤。是。性。善。之。初。無。分。別。心。區。區。安。得。而。知。之。無。分。別。中。有。分。別。有。分。別。中。無。分。別。區。區。安。得。而。知。之。有。分。別。者。分。別。也。無。分。別者。亦。分。別。也。區。區。安。得。而。知。之。既。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分。別。之。既。安。得。而。分。別。之。又。安。得。有。正。有。邪。有。貴。有。賤。而。有。分。有。別。也。無。正。無。邪。無。貴。無。賤。而。無。分。無。別。也。區。區。亦。惟。脩。身。俟。死。已。爾。他。復。何。與。焉。謹。具。奉。答。幸。惟。教。之。

又

覽。來。教。似。有。傷。於。峻。與。鄙。意。稍。有。不。同。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人。人。有。貴。於。己。者。若。斯。人。也。而。為。天。之。所。不。覆。為。地。之。所。不。載。則。亦。已。矣。如。斯。人。也。而。亦。為。天。之。所。覆。為。地。之。所。載。則。又。安。可。以。共。由。之。大。道。而。不。與。之。並。

林子讀高

卷六

生於天地間邪。故曰。道不以貧賤而不與。惟
高明者教之。

答論作聖

區區以聖人爲可學。而子疑吾言乎。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豈非以吾心一聖
人也。而能不失吾心之聖人。是亦聖人也。書
曰。惟狂克念作聖。况非狂乎。惟在克念而已。
願吾子試反諸心。而吾性之善。自能充實光
輝。而化而神。完完全全。原是一箇聖人也。願

乃退讓於古之聖人。不自克念也。亦獨何與。

又

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也。若不知有吾心之聖
人。而惟知有仲尼之聖人。徒述其言而踐其
迹。殆非所以善學聖人也。故子夏之篤信聖
人。終不如曾子之反求諸己。

又

以此心而見之言。卽是言孔子之言。而言爲
法言矣。以此心而見之行。卽是行孔子之行。

而行爲法行矣。豈非吾心之孔子。與孔子無異邪。試反諸心以自考之如何。

又

向所聞於區區者。果能見於行乎否耶。果能持之永久而不變乎否耶。蓋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薄。無貴賤賢否。無不備具此聖人之道。吾子自視與孔子何如也。而本體之常明。真與孔子原無異也。若或不能自信。而以孔子之聖。殆非我之所能及也。不亦孤負上天之所以生我之意。與區區之所以惓惓望子之心耶。勉之。

訊諸生

曾造著代疊級以尊。聖製以祀乎其先也。未耶。幸速爲之。蓋人之行。莫大於孝。孔子曰。祭之以禮。故孔子之行在孝經。勉之。

答吳方士

執事之所談者。方外之小術也。區區之所談者。性命之微旨也。道不同。不相爲謀。殆爲是

歟。

三綱

來書足見相愛。草草附復。區區以三綱之故。不理於口。而諸第每為區區危之者。何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若正天下萬世以三綱之大。而覲必信於時焉。則伯夷亦不首陽。茅蕉亦不解衣。不謂之千金之子不垂堂之心邪。殆非聖賢明道正誼之學矣。或者以區區之違俗。終不免執己之是。以拂人之情。然

非區區之所能恤。而亦區區之不得不然也。昔者八百諸侯。背商歸周。而伯夷豈樂於違俗。以拂人之情哉。趙宋臣子。盡歸胡元。而文文山又豈樂於違俗。以拂人之情哉。區區之違俗。與伯夷文文山之心一也。但不知伯夷文文山。當商宋之季。而亦為人之所訕詈乎。否也。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惟母以千金之子。姑息而愛我也。萬萬。

又

區區此舉。以三綱之不可已。大義之不可違也。然天理雖云甚順。而人情亦有所不安。至於不得不為者。區區之心常惻然也。

又

孟子之井田學校。載之書者詳矣。當戰國之時。而誰與易之。故曰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孔子曰必也。正名而衛國之名可得而正乎。又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而陳恒之罪可

得而討乎。又曰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而三家之強。可得而抑乎。至於君君臣臣。父子子。書弑書篡。書人書名。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安於夷狄。則夷狄之竟亦徒托之空言爾。故曰吾志在春秋。若欲悉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是亦兆恩之志也。而非兆恩之所能為也。

山中寄訊諸生

余每與諸生言者。皆心法也。而心法也者。乃

所以造乎其道也。雖然。心法尚矣。而德又安可少耶。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卽道卽德。卽德卽道。故余之教。必合內外以成其功者此也。然德莫大於孝親忠君悌兄信友。用之以爲行。則行爲法行。用之以爲言。則言爲法言。言行相顧。君子之所以慥慥。而仲尼自以爲未能也。諸生中固有能習余之心法者。而躬行有所不勉。則是無其德矣。無德之人。豈足語道。諸生戒之。宋儒有言曰。學莫貴

於變化氣質。蓋氣質之性不除。則天地之性不存。天地之性不存。而曰能習心法以造道者。余未之知也。近聞諸生亦有自謂能悟性者。縱有悟性。而氣質之性不除。亦無益也。然此乃人心之靈。而仲尼之徒所不道者。何也。以其馳我之志。而其流之弊。必至語怪以炫竒矣。諸生戒之。至於治病之說。非真有治病之術。以利人之生也。聊取心法緒餘。以少試於人。而爲倡教之一助耳。今旣信於人矣。勿

談可也。諸生戒之。

又

區區所謂三教合一者。合儒道釋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蓋孔子以儒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老子以道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釋迦以釋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吾弟既已知之矣。而曰儒歸於儒者。區區非與竊孔子之名者道也。乃與篤信孔子而不得孔子之心者道也。吾弟曾聞

之否也。其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此朱子之學。亦惟朱子能之。若區區之聰明。不如朱子。記憶之性。不如朱子。顧欲卽凡天下之物之不可得而勝紀也。表裏精粗而盡格之。無不到乎。至於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此乃釋氏頓教極則語也。而世之人輒以易言之者。何歟。且人未生時。只是虛空。所謂本體者。此也。豈當下之際。不落階級。而習氣盡去。卽能忘我之身乎。藉能忘我之身矣。

卽能忘我之心乎。藉能忘我之心矣。復卽能
并其忘而忘之。而無所於忘乎。故余之教。先
求放心以存心也。又必至於不失赤子之初。
而後方可語之以虛空本體者。學之序也。然
氣稟則原於有生。而習俗又成於積漸。是習
氣之難除也如此。若習氣未除。而放心猶故。
而曰能持心法者。豈其然哉。勉之。

答論學

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以外物之物爲物也。而
以心之物於外物而物之者物也。大凡意之
所向皆物也。豈曰意之向於聲。向於色。而聲
色之物於心者物也。而硜硜然言之必於信。
行之必於果。而信果之物於心者。亦物也。故
物也者。物交物之物也。人化物之物也。物而
不化之物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交物之物。而
不爲物所引而去矣。格其人化物之物。而天
理常存而不滅矣。格其物而不化之物。而不
疑滯於物。而與化俱徂矣。然此猶有待於格。

也。揚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是乃人性之初。原無一物之可格也。若司馬溫公扞格之說。則又不識無物之本體。而與外物相為敵矣。至於卽體卽用之言。夫誰得而非之。而以用為體之旨。區區寔竊疑焉。蓋嘗譬之樹然。卽此是根。卽此是枝。無非樹也。但指其枝以語人曰。此樹之根也。可乎哉。又嘗譬之水然。卽此是源。卽此是流。無非水也。但指其流以語人曰。此水之源也。可乎哉。謹此附使。冀復教我。

先求放心

林子居榕之借借室。浙有二生來見。一人請曰。某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色。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色之心乎。一人請曰。某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利。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利之心乎。林子曰。其內自訟乎。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用武火乎。白玉蟾

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其發殺機乎。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躔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而汝以為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矣。其為病也不亦重乎。汝當先自訟之於心曰。我以好色好利而忝吾之生也。我其何以生為哉。行而訟之。住而訟之。而坐而卧。亦復如是。此之謂自訟。不曰自訟焉已也。又當奮迅精神。發大猛烈。而好色好利之心。苟或一動。即自拚命。如有不

能生者。此之謂武火。不曰武火焉已也。又當察其好色好利之心。從何而生。而生則必有所生之處者。乃病之根也。故必自其根而驅除之。一刀兩段。蓋寧死而不復有一毫姑息之心者。此之謂殺機。而自訟而武火而殺機。而曰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者。豈其然哉。二生喜曰。某等雖至愚也。從今以始。豈復有好色好利之心哉。敢不相為戒勉。以為先生羞。於是林子乃授之以艮背止念之功。曰。第

歸而行之。以先去此好色好利之心。而復來見。尚有言也。

瓦片厝戲答林萬竹

莆俗兒童嬉戲。或疊瓦片為房子。呼曰瓦片厝。或剪色紙為亭子。呼曰孔

亭子。

昨見教云云。不曰瓦片厝。而曰孔子亭者。兆恩雖不知其為誰氏之談。然亦可為能知我者矣。竊惟兆恩之所論著者。豈敢曰孔氏之亭。特效兒童嬉戲。以疊瓦片為能耳。且疊瓦

中有許多缺典。安可不知其缺而思所以補之者乎。蓋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乃兆恩之所詳言者。疊瓦中之所有也。而孔子之所以可宗。乃兆恩之所未詳言者。疊瓦中之缺典也。夫孔子之所以可宗者。以孔子之所以聖者。心也。心之所以聖者。以心之虛靈。心之本體也。此心聖教言之所由以作也。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繁難零碎。不勝其勞。惟是之故。故人之視聖人。真如天之

不可得而階也。况一草一木之細。在所必察。而至於表裏精粗無不到焉。亦將奚為邪。惟茲心聖之說。以明言孔子之所以可宗者。易知簡能。以補作聖人之缺典焉耳。豈徒喋喋不已。而為此贅詞也哉。

藉言四章

并小引

農人知稼。圃人知圃。場人知梧。櫛。棘。工人知梓。匠輪輿。若聖人者。知有性與天道之大而已矣。知有人倫日

用之常而已矣。不知稼。不知圃。不知梧。櫛。棘。不知梓。匠輪輿。非不知也。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非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縱敝精神。亦且不能徧物而知之。縱敝精神。而能徧物而知之。其有裨於性與天道之大。人倫日用之常乎。否邪。孔子之所謂小人之可以小知者。是也。作藉言。

昔后稷播時百穀。乃以始生之苗。而問於堯。

與舜曰。此何草也。堯曰。不知也。舜亦曰。不知也。后稷曰。堯舜豈聖人也。苗且不識矣。又况能察其理而窮之。至於其極邪。鄒有場師。而孟子賤之。嘗以梧櫝之所以為梧櫝者。而問諸孟子。不能答也。復以檟棘之所以為檟棘者。而問諸孟子。不能答也。場師曰。我舍梧櫝而養檟棘。我固曰。賤場師矣。而子既不識梧櫝。又不識檟棘。豈非即物窮理之學。而有所未能邪。

鄒有梓人匠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木也。而以木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輪人輿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車也。而以車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梓匠輪輿曰。一物不知。不以為耻。顧乃徒尊仁義。而以梓匠輪輿為弗尊也。何歟。

樊遲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曰。吾乃今知夫子非聖人。

也。不然。何其不能卽物窮理。而若稼與圃。一
無所知邪。吾固知夫子非聖人也。

林子
門人王興校

續稿卷之七
林永新梓

宗孔堂帖戒諸生

余少時寡識。漫以道術學業。兩相妨
礙。遂棄去舉子業。以從事於道。殊不
知

御製明經之科。明經者。明道也。幼而學之。壯
以行之。道術學業。豈有二邪。龍江林
子兆恩。

林子續稿
卷七

士者能持受孔門心法。能時習舉子業。而兩不相妨礙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儒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以舉子業為相妨礙。而輕棄去之。謂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舍。毋越他舍。混坐農者。工者。商者。能持受孔門心法。各守常分。各安常業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農俗工俗商無別。非吾弟子也。勿

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守常分。不安常業。謂之農。謂之工。謂之商。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舍。毋越他舍。混坐布衣之士。能持受孔門心法。無理家政。而仰足事。俯足畜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流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仰不事。俯不畜。謂之布衣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之東舍。毋越他舍。混坐道釋

之徒能持受孔門心法。又且誦習經典而奉其戒律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僧俗道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習經典。不奉戒律。謂之道釋之徒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之西舍。毋越他舍混坐。

戒弄口頭

心經曰。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常清靜經曰。觀空

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旣無。無無亦無。無無旣無。湛然常寂。論學之士。竊之以爲話柄。以事口頭者。蓋多有之。諸生其痛戒之。若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專事口頭以辯給也。將以欺人乎。抑以欺已乎。諸生其痛戒之。

世之論學者。每曰忠矣。如此而謂之大忠。如此而謂之小忠。如此而謂之恭。如此而謂之敬。如此而謂之賊。如此而謂之周公之忠。如

此而謂之屈原之忠。每曰孝矣。如此而謂之
大孝。如此而謂之小孝。如此而謂之敬養。如
此而謂之色養。如此而謂之志養。如此而謂
之舜之孝。如此而謂之申生之孝。凡類此者。
反覆辯論。非不侃侃而足聽也。然察其生平。
稽其素履。則所謂忠。所謂孝者。豈曰躬行未
之有得。而退而寒之。則亦有所不遑及矣。至
於談本體者。亦且鮮有能識本體者也。其曰
寂然不動。心之本體也。又曰。無動無靜。心之

本體也。又曰。有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無
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毋毋意。至於毋毋
意。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必。至於毋毋
必。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固。至於毋毋
固。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我。至於毋毋
我。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又曰。心本正也。而
又奚待於正。性本定也。而又奚待於定。又曰。
勿曰止念。卽此止念。便是起念。勿曰求靜。卽
此求靜。便是不靜。若論學之士。能談及此者。

孰不自以為得矣。然其見聞之末，支離之病，是亦口頭釋子。問禪而答禪者爾矣。縱說得天花亂墜，則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君子之學，貴自得也。浙有何中悟者，曾習此話柄，而肆其辯給以禦人也。每每自以為得。一日造林子而與之語，甚喜，曰：本體之說，微乎其微，先生其殆非常人乎。若非真有所得於心，則亦安能剖折精微而如是其詳明邪。林子曰：此乃乾慧不足多也。豈非孔子之所謂有言者

未必有德邪。余不談此者，且十餘年矣。吾子幸毋襲燕石而珎之，而取笑於卞氏也。於是中悟遂幡然悔悟，介贄受業。而林子乃語之孔門心學。

又

林子曰：作文以理為主，氣輔之。平淡中取奇，詞苑之巨匠也。蘇子瞻曰：凡作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真可謂文

章之評矣。近來作文者。不會漢人六代之意。漫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為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乎不足。令人難句為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今後作文。理要精微。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然此非可以易言也。蓋由養之於內。既至。而後發之於詞。自順矣。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毋徒求之文字之間可也。

明經

林子曰。古之為師者。教人以脩道。今之為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之徒乎。問政為邦。仕魯仕衛。蓋幼學壯行。聖人所不廢也。况科舉之興。出自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載質也。其惟正心脩身。以為兼善之地。業舉遵制。以為

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林子曰。諸生肄習舉子業。當以此爲事。不可以此爲心。所謂事者。蓋爲之自我當如是也。若汲汲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徇外而忘內。是亦鄙夫之患得也。安足道哉。又曰。諸生固不可有重功名富貴之心。亦不可有輕功名富貴之心。惟當遵奉

國制。肄習舉業。偶得取第而顯用於時也。亦

足以展吾平生之志。或在一府。卽以一府爲已任。或在一縣。卽以一縣爲已任。若志不得遂。道非所宜。則當賦靖節歸來之辭可也。今諸生每曰。吾不願仕矣。豈不失之偏邪。故以仕爲通。不爲民謀者。非也。以隱爲高。徒爲身謀者。亦非也。

劍津回別榕城諸友

區區今卽入山去矣。不去。恐或又有招之者。曳裾公門。殊非夙志。古人有言曰。鳳凰以不

見爲神。區區自愧不鳳凰爾。縱鳳凰矣。覽輝而下。而數數見於時。人必狎之。孰復神之。又曰。遠志出山。竟成小草。在山則爲遠志。出山則爲小草。而况人乎。栖栖人世。人卽得而草之。而所謂山人家風。不從我而壞邪。若業舉相從諸生。無論久近。如王趙藍鄭林李吳謝等數十子。皆具青雲之資。各宜努力。以爲世用。若區區老矣。無所短長。可效於世。徒守入山不見之細節。亦區區山人之分。固宜然也。

譬之女子之適人也。以萬世之嗣爲重。區區少而寡矣。今且老矣。乃復從人。而以嗣爲重。不亦大可笑乎。不見之義。山人之分也。至尊枉臨。始敢見之。分庭爲禮。自孟子以來。而山人之分當如此也。區區行矣。惟各自樹立。以共作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幸甚。

醜金帖

書林

聖廟歲久傾圮。詹就正君旣修葺之。余嘗謂

修葺玄宇梵室。時時有之。雖糜其財。彌多弗
恤也。至於

聖廟。乃不能釋然於一金之資者。何也。豈二
氏者流。每以因果之說。以惑人之志。而責其
償於杳冥之間。而鼓之從者。易歟。就正君。好
賢仗義人也。日者府縣。嘗累旌獎之。而又能
知以

聖廟為重如此。但傾圮特甚。工力頗繁。而詹
君難獨任之。余乃謀之諸生。各隨分出銀。

共贊成之。諸生既知余心法之源委。出自孔
氏。而一聞之下。無不歡欣。咸曰。是我等之責
也。

醴金建祠報帖

嘉靖壬戌年九月念八日

叅戎南塘戚公。有大功在莆。雖甘自棄。如兆
恩者。今得以遂逍遙之樂。亦荷戚公之賜多
矣。其部下精兵殺伐之功。義當醴犒。至於扶
傷者之醫藥。陣亡者之祭葬。又當哀其以我
之故。而傷且亡。從其厚而憐恤之者。亦義也。

敢告城內外縉紳先生。至編戶諸君子。幸惟以義之不可緩也。隨出多寡。速圖報稱。倘草率之間。難以集事。當珍重介使。遠致浙藩。雖不免有遲慢之失。然亦不至使人有功於我者。而遽忘之也。其義出分金。內外鋪隘。各置簿一扇。不自揣分。敬仗各本鋪內有德行者。一二人。煩為收斂。此係一郡公舉。人心急義之同然也。故敢瑣瀆。伏惟照亮。幸甚。

申告

壬戌年十月初六日

東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前埭土地巷舍第兆。誥兆瓊收。左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塔寺前。敝徒黃陽。庫前。敝徒陳濤收。右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北門街。敝徒黃士志。黃起先收。南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南門溝下。敝徒黃瑚。蔡宅。敝徒蔡志豪收。煩為紀數。紀名。便於刻報。自惟林墩奏凱而旋也。凡我莆人。父母兄弟妻兒。而一家得以胥慶。寔惟戚公之生全之也。祖宗祠宇丘壠。而歲時得以祭掃。寔惟戚公之

禋祀之也。得服田畝。而擔石之入。寔惟戚公之粒食之也。得復境土。而舊業之修。寔惟戚公之奠安之也。是戚公之功在人心。而駿圖報。皆出人心之所同然者。然始而戚公之捷也。孰不有投轄之思。而恐其亟去。繼而戚公之去也。孰不有他年之虞。而望其復來。六其望之者。既至。則其愛之者必深。愛之者既深。則其報之者必厚。構祠搗兵。燕而舉之。亦以俾後人有所觀感云。

南塘戚公畫像文

壬戌年十月念九日

慨倭夷之入寇我閩也。始於嘉靖乙卯。日逞其毒。歲益猖獗。屠戮之衆。而遺骸如積。虐焰之熾。而村落爲墟。加以無制之兵。重爲民生之苦。觸目驚心。慘不忍言。至壬戌之秋。幸得我叅戎南塘戚公。奉

命南來。以殄滅醜虜。一月之內。克捷者三。清之牛田。莆之林墩。福寧之寧德。積寇滋蔓。公悉搗其巢穴而平之。於是閩之人。無少長貴

賤無不寄命於公。而荷公更生之德者。不可勝數。公仁而有勇。嚴而能寬。每臨陣決戰。輒雜之伍兩中。親冒矢石。以爲士卒先。故士卒樂爲之用。其部下將吏。奉守紀律。不敢少違。凡所經過。民甚便之。閩外重寄。威名赫奕。故倭夷畏公如虎。而閩人倚公以爲長城也。當必有大建祠宇。生而祀之。以昭荅殊勲者。乃其繫德之恒情也。但閩之人。每以地有遐邇。分有崇卑。雖其祠宇之隆崇也。孰若家傳畫像。朝夕得以瞻依。而飲食必祭。若兆恩者。亦德公而遂逍遙之樂矣。乃命工肖公半影。圖而梓之。庶便於委巷短壁。尊而張之。亦不爲瀆也。或者以荷公更生之德。旣以武之功。而肖公戡亂之像。亦當以武之容。殊不知公乃有道士也。昔有圖諸葛武侯者。亦惟綸巾羽扇。公蓋諸葛武侯者。倫也。惟此肖像。庶可以槩見其有道之容云爾。

壽饒心谷

樵陽老友饒生民。先林子生十有四年矣。庚午之夏。介贅謁林子於光澤危潢氏之家。與之語。便忻忻然若有得者。而恨其受業之晚也。自此而後。侍林子於宗孔堂者三。榕城者再。泊舟於竹崎溪澗。自冬徂春。蓋不自知其年之邁。而獨樂其道。惟恐一日之離林子之側也。是月望日。寔其初度之晨。莆諸生釀金爲老友壽。酒三行。儒門諸生出執爵而言曰。堯年百十有二。舜百有十。願兼堯舜之年。以

爲無疆之祝。於是道門以黃帝老子。釋門以釋迦。相次出執爵爲老友壽。酒將半。老友復出執爵以酬諸生。且曰。民之年。忽忽已七十矣。縱兼堯舜之年。抑亦斯頃之頃爾。然民之所願者。惟盡先生之心法。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炯炯長存。天壤俱敝。此則民之心也。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林子曰。善哉。能知所以自壽矣。余今將何以壽老友也。余惟願老友及諸生。相與勉勵。而共倡明之。俾天下萬

世盡知其心之聖人。盡知聖人之心法。以為聖人也。然此非久於其道焉不能也。而所謂永年者。又安可少邪。顧命諸生。為林子更壽。為老友壽。老友更爵。跪進酒於林子。為林子壽。林子復令諸生各自酌酒。各自為壽。庶幾各得以永年之身。以共倡明心聖之教於天下萬世。以為天下萬世壽也。於是諸生請紀其言為壽篇。

割股孝子方江文

方江。字希永。少事父母孝。家濱於海。世以漁為業。既得聞尚書厥心臧之旨。遂棄海而田。惟土物是愛。茲春正月十四日。江之母郭氏。忽疾作。甚危殆。延至十七日。江無以為計。遂夜禱天。割股和粥以進。而母郭氏之病頓愈。或以割股虧體。不足為孝。林子曰。古所稱忠臣殺其身以利其君者。為之。而未聞有以虧體非之者。况此身乃受之父母。而以此兒之肉。以愈其親之疾。而謂之非孝也。何與。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木之紀... 卷二...

